

离殇 (连载作品)

熊夫木

二

温爱花这次进城，没看到她那日夜牵挂的么儿子，反倒看见她心惊肉跳的一幕：西门楼客栈已成一片灰烬，风起处吹散一抹烟尘。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，她向小街上的民户打听内情，他们有的避而不谈，一副害怕惹火烧身的样子，有的一脸忧戚，并不想提起这个伤心事。一个熟识的老妈子知道她是来找儿子的，把她拉到一旁，说：你哪儿晓得，西门楼出大事啦！那儿是共产党窝子呢，听说东家的儿子还是头儿，可谁知那个走街串巷的小贩当了内奸，带了铲共义勇队的来抓人，男主人为了掩护儿子被打死了，女的逼疯了，好端端的家业全毁在儿子手里。温爱花的心像被钢针戳了一下，生疼生疼的，表妹夫表妹都是热心肠的人，没想到他们会遭此厄运以致家破人亡。他家雇的那些伙计呢？跑了跑了。温爱花别过老妈子，走到香樟树下，默立良久。她将有限的信息捋捋之而后得出判断：么儿子应该活着，他没死就是不幸中的万幸，说不定有一天，他从哪个旮旯里突然冒出来呢，就像一只土拨鼠从地洞里跑出来。温爱花想去找一找桂唐氏，她疯了，眼下是在流浪还是被她的亲人收留了？她这作表姐的可能丢下她不管。另外，她还想去桑植碰碰运气，那个六指拇儿么儿子是不是也像他的三个哥哥投了红军？唉，她真弄不明白，这些儿子们呐，为何像中魔似的迷上了贺龙的红军呢？

桂唐氏在大庸城流浪被娘家人接走了，她的娘家是温爱花所熟悉的，位于天门山麓一个叫唐家寨的小山村，家里只有大哥汤之星带着大嫂和两个侄子耕种几亩薄田。温爱花去看表妹，她被关在杂物间，眼神呆滞，面部僵硬，木然盯着来人端详着，片刻，咧开嘴叫着花姐、花姐，继而情绪失控地大喊大叫。她大哥汤之星不无忧心地说：我妹子成天嚷着出门找乙屏，她疯成这样子，若放任她乱跑，不坠入河里、掉到深涧才怪呢。疯病没好，我是不会让她离开唐家寨的。看得出来，大哥是关心妹妹的，他这样关着她也是迫不得已。要是不疯不闹，或许只有找到了儿子才能解开心结。

是的，桂唐氏找儿子，她温爱花也不在找儿子吗？眼下表妹疯成这样，她有义务替她留心桂乙屏的去向。她把自己上桑植找儿子的想法说给大表哥听，汤之星说部队随时开拔，哪能常呆在一个地方，等有了红军在根据地扎营的消息再去不迟。温爱花觉得大表哥说得在理。这样等下来，就快入冬了。

芙蓉渡是澧水流域的古渡，也是岸边村庄的名字。打这儿过河，从天门山那巨大的孔洞过去不远就是沅陵。溯流而上不过百里就到了桑植。芙蓉渡地处交通要冲，各个时期的革命者都在这里留下过足迹。自从贺龙带领穷苦百姓闹红，这个村庄便播下革命的火种，是远近闻名的红军村。一开始，温爱花想从村里的红属那儿获得一鳞半爪的讯息，可他们并不知亲人去了何方。她守在芙蓉渡，寄望从上游来的排客口中了解红军的动向。这一办法果然奏效，桑植方向的人说红军打了几场胜仗，说要打到庸来。这个传闻很快得到证实，温爱花在渡口看到一支头戴青天白日徽章的国民党军过了河，还不忘将河边的船只放一把火，然后在对岸丘陵埋伏下来，这是敌人要在芙蓉渡狙击红军的征兆啊！

温爱花非常担心红军走进敌人布下的口袋，到村里的大部分红属家里走了一趟，在这个群体里，或者是丈夫、或者是兄弟姐妹、或者是儿女跟贺老总当兵去了，当他们知道红军要打回来，一个个摩拳擦掌来了劲儿，纷纷响应温爱花支援红军的提议。为避开敌军锋芒，他们派出几个向导，在山上找到两处可以涉水过河的浅滩，等部队一到就带他们涉水。1935年11月21日，红军先头部队到达芙蓉渡，先遣连连长柯城刚好是温爱花三儿子符飞龙战友，他以前见过这位英雄的母亲。他把军属们提供的情报给首长汇报后，红军调整了作战部署和行军路线。温爱花向他打听么儿子符伏虎，说他应该在红军部队上。连长说不认识他，但她说大部队正向这边开拔，你守在某处必经之道说不定能找到他。先遣连的战士在芙蓉渡发起进攻，大部队则从上游翻越一座山梁，向河谷地带的大片橘园汇集，等待夜晚来临强渡澧水。

芙蓉渡的军属们一刻也没闲着，提着雪糟和爆米花等小吃，条件稍好点的手握棉背心、布鞋，准备把这些东西送给出征的亲人。大部队从山梁下来，温爱花守在进入橘园的路口，一边给战士们递橘子，一边扫视一眼从她面前路过的每一张脸。战士们向她颌首微笑，就是没人要她的橘子，一位带兵的人走过来解释道：大婶，红军有纪律，不能随便拿群众的東西。是的，红军有红军的规矩：不拿群众一针一线，他们就是这样要求的。她不便勉强，转而用讨巧的口吻问：喂，大侄子，你认不认得一个叫符伏虎的，她是我么儿子，你知道，做娘的哪有不想自己儿子的？那位带兵的说：大婶，我不认识，他或许在后头呢，儿子见了娘，自是很高兴的。说着转身跑开了。温爱花望着层林尽染的山梁，走在前面的源源不断开进橘园扎营，后面的人却看不到尾，呵，这么多人马，这么大的阵仗，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开拔呵。要想从成千上万的人潮中找出儿子，这真是太难了。每当她看到其它红属见到自己亲人后的那股兴奋劲儿，不由得挪开步子直往前凑。她有点着急，生怕儿子一不小心从眼皮下溜走了。她一再安慰自己，只要她守在路口，她就能找着么儿子，么儿子也一定能看见她。如果母子能见面，她要抓住他对红军首长说：她已有三个儿子干革命牺牲了，如今剩下这个么儿子能不能留下给娘养老送终？当然，如果红军有纪律不放他走，或者儿子铁了心要随部队走的话，她也不便执意挽留。温爱花正这样想时，瞳孔里忽然出现一个似曾相识的面孔，喂，那不是姑表妹桂唐氏的儿子乙屏吗？她在西门楼客栈串门时见过他几次的，他离开家加入到红军队伍了？桂乙屏也认出了温爱花，跟带队的指挥员说了声，便出列朝她走来，脸上溢出笑意叫她花姨，他焦急地问：我爹娘好吗？温爱花不忍告诉他真相，但刻意隐瞒也是不对的，只得说：你爹为掩护你离

开，开枪打死了卖客，自己也遭了难，母亲回了你大舅家。桂乙屏两眼泛红，两腮的棱骨一鼓一鼓的。温爱花不敢耽误他行军，赶紧打探么儿子的讯息。桂乙屏说：我在桑植出发前见过伏虎，他在后卫连，应该属于殿后压阵的。她终于得知儿子的确切消息，不由松了一口气。温爱花克制住内心的喜悦，打量着桂乙屏那黑瘦的脸膛，触摸着他那满是疤痕的手腕，一脸狐疑地问：你手受伤了？桂乙屏语焉不详地说：西门楼客栈的那个联络站被敌人破坏的事，我有责任，我被左倾分子打成AB团，后来是宫绍植和符伏虎写了证明才放我的。但我被开除了党籍。温爱花想起大儿子也是被肃反沉湖的，带着复杂的情绪说：哎呀，大家都在革命队伍里，怎能自己人整自己人呢？我说，先把党籍什么的放心上，你只要好好干，终究是要恢复的。乙屏，路上多保重！好，花姨，请告诉我娘，就说她送的护身符我一直戴在身上呢。桂乙屏腰带上系着一截麻绳，麻绳一头缠住一枚玉佩，他把玉佩朝温爱花露了一下，然后追上队伍，汇合到宏大的人流中。温爱花看见一排排勇往直前、视死如归的身影，她的四个儿子都有这种为革命而奉献一切的劲头。这些或成长于贫寒农家、或出生于富贵之家的孩子，前赴后继的跟共产党走，他们有的在战斗中流血牺牲，有的经历过肃反之痛，但那百折不挠、披肝沥胆的精神不得不令人为之感叹。

黄昏来临，村里的军属大都散去，温爱花还走在山梁下的路口，翘首等待着么儿子的出现。一位骑着一匹枣红色骏马的指挥员勒马下鞍，宏亮的声音蕴含着一种关怀：大嫂，你在等什么人吧？是的，我等我的么儿子，叫符伏虎。他前面的三个哥哥都跟贺老总干革命死了，说实话，我想留下他给我养老送终。看样子你是当官的，你能不能给我的儿子捎个话，就说为娘的想他。温爱花像找到救命菩萨似的，把憋在心里的话全倒出来。

指挥员那饱满的脸颊悸动一下，一双澄澈的眼睛蕴藏复杂的意味，有怜悯、悲怆的情怀，也有举重若轻、舍生取义的豪迈。他朝一位身胚高大的军人叫了声：李团长，传我命令：叫符伏虎速来见我。是总指挥。李团长答应得不甚干脆，但还是向后续部队下达了口令。首长说的这人是他手下排长，以作战勇猛、善打硬仗闻名，昨晚宿营时，这名排长对他说起三个哥哥在红军队伍中牺牲的事，也提到母亲当初阻止他参军的事儿，当知道部队要经过芙蓉渡，就担心母亲会在红军出发的路口等他。两个上下级之间达成默契：为避免母亲发现他，团长破例同意他趁黑夜离开芙蓉渡。首长听见李团长说话吞吞吐吐，不满地说：

我再再说一遍：找到符伏虎，把他还给这位英雄的母亲。

温爱花见红军首长语气强硬，有点急了，说：你是总指挥呀，你别为难李团长。我么儿子有个与众不同的特点，他的右手是六指拇儿，我摸摸手就能找到他。当然啰，你也不一定把他还我的，儿子实在想跟部队走，做娘的也不强留。

总指挥望着望昏暗的夜幕，面对络绎不绝的行军队伍下了口谕：

听令，后续部队排成单列，一律伸出右手让这位大娘摸一摸，直到找出叫伏虎！

两排队列瞬间合成一排，减慢速度似是接受温爱花的检阅。总指挥打马离去，只有李团长陪她站着。每个战士行进到她面前时，纷纷伸出右手让她辨别。天色昏暗，她只能靠摸大拇指来辨认么儿子，好在过境部队渐渐进入尾声，对行军没造成多大影响。在摸到最后一名战士的大拇指时，她压抑着内心的激动，将那只手拉至胸口，不无得意地说：伏虎，我的儿，你别想蒙混过关，不凭这大拇指，就凭你身上的气息味，娘也能找着你。

娘，我给您跪下啦。

一直站在温爱花旁边的李团长轻叹一声，掉转头要走。符伏虎冲着那黑影说：团长，我给母亲说几句就撵上你们。

温爱花抓住符伏虎的手不放松，儿子伏在母亲膝下，声音颤抖着：

娘，请原谅孩儿不孝。您听我说，我是跟定贺老总的了，您想想一个在旧军队里做过军长的人，如今都跟共产党走了，这说明什么，说明共产党像磁铁似的，吸引着无数中国人追随！

温爱花抚摸着儿子的头，说：六指拇儿，我是你的娘啊，你生下地时割断了脐带离开母亲的。我生养了四个儿子，三个大的干革命死了，现在只有你这个么儿子，一个母亲想把唯一的儿子留在身边有错吗？

娘，您没错，儿子也没错，错就错在我们生逢乱世，穷苦百姓没有一个安宁的生活环境。凡是有志于改变这个世界的人，都应该拧成一股绳，打倒地主老财，使劳苦大众成为社会的主人。

温爱花知道说不过儿子，也明了儿子矢志革命事业的心愿，便一把拉起他，语意幽幽地说：唉，儿子长大了，铁了心要跟贺老总走，你三个哥哥是这样，你也是这样，做娘的永远也留不住儿子，好吧，我让你走，只是为娘的有个要求

娘，您说，只要您允许我跟红军队伍走，您说什么我都应。

伏虎，我的儿，你是符家唯一的根苗，也是娘亲唯一的依靠，等我死了，你要回来给我下葬的，你千万要活着回来呀，啊！

符伏虎一下子抱住母亲，声气儿哽咽着说：娘，我答应您，我一定会活着回来给您送终。也许明年，或者后年，反正是春天吧，我一准会出现在芙蓉渡。

符伏虎离开母亲，朝李团长行进的方向跑去。两人会合后，并排立在一道土丘，向远处的一抹暗影行了一个军礼。这时，河对岸的子弹带着火芽子掠过夜空，渡河的先头部队压制着敌方火力，冲杀声地动山摇。温爱花站在原地愣神，为儿子的安危而揪心。拂晓时分，河对岸完全安静下来，她掸了掸身上的风尘，往芙蓉渡走去。

(待续)

西安四天

熊夫木

认识一座城市，是从认识出租车司机开始的

第一天。

天空星光点点，地上灯火点点，高高低低的楼房、远远近近的树木、青黑色的山脊、错落的电线杆，哎，这些宁静又不加雕琢的美，纷至沓来又转瞬离去，让你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时光在流逝。广播里说快到了，要我们做好下车的准备。我从想象中回到现实。为了不惊动周围的旅客，我和妻子用手机照明收集行李。拉杆箱在轻微颠簸中，往复运动着，它们也是跃跃欲试想下车吧。

下车的人真多啊。窗外的灯火越来越来多，越来越明亮。灯火映出兵马俑博物馆的字样。我的心里涌起一股莫名的期待。

到达西安火车站是凌晨两点。到旅馆只有一个选项，就是乘坐出租车。出租车入口，旅客们正在排队候车。几把大风扇猛烈地运转着，驱散着我们身上的热浪。宣传标语提示旅客，这里没有黑车，只有正规的出租车。出租车一辆接一辆井然有序地驶进通道。终于轮到我和妻子了，保安人员要求我们前进几米，在拐角处乘车。摄像头闪了一下，出租车开入的状态被镜头摄入。我和妻子到达车尾，我拉后备箱，没有反应，师傅赶忙跑过来劝我说，后备箱坏了，拉不动了。他用钥匙打开，将我们的行李放了进去。车子发动后，我看见摄像头又闪了一下，出租车离开的场景也定格在镜头里了。师傅笑了笑说，我们是正规的，放心，不正规的，进不了通道呢。

有人说认识一座城市，是从认识出租车司机开始的。此话不假。一路上，这名师傅向着远方来看客说着体己的话，介绍十三朝古都的风土人情。我问他本地人吗？他说不是，是咸阳的。问我知道不知道咸阳。我说道，阿房宫不是在咸阳吗？他笑了笑。我灵机一动问，阿房宫是你烧的吧？他憨憨地笑了。我透过车窗，好奇地打量古城的模样。马路整洁，古朴幽静，横跨的路桥都由火砖砌成，更添古意。灯光不耀眼，但足以看清路牌。路人稀少，偶尔可见驴友在路边骑行。

咸宁路上，我试探地问师傅，快到了吧？师傅笑着说，快到了，我走的路是最短的路呢，相信我吧。虽然因为修路，绕了一点弯，但的确是最近的路。我说相信，已经相信了。

到达旅馆下了车，师傅帮我们搬出箱子，问我们是不是送孩子上学的。我说是的。他问，孩子呢？我说孩子去旅游了，明天到。又问一路很辛苦吧。我说还好，谢谢关心。

他走到前门，向我们挥了一下手说，再见，祝你们在西安玩得愉快！我对他挥挥手说，好的，谢谢师傅！

睡梦中被《南无阿弥陀佛》惊醒第二天。

睡梦中被《南无阿弥陀佛》唤醒，再睡已无睡意。我将窗帘拉开一条缝，循声望去，见公路对面是一个公园，门是宫殿样式。佛歌就是从那里飘出来的。据说常念南无阿弥陀佛，能六根清净呢。

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品尝特色小吃。妻子提议往学校方向走。不到50米，在翠庭大厦，我发现一家小吃店。我点了关中臊子面，12元；妻子左顾右盼，斟酌再三点了一个套餐，肉夹馍和馄饨，14元。关中之地，指的是东潼关、西散关、南武关和北萧关的广大地区。臊子即肉丁之意。肉夹馍，我认为说法有误，应是馍夹肉。后来搞清楚是肉夹于馍，肉字放在前面起强调作用。面端上来了，一大碗。这碗就像一个小脸盆。初来乍到，看到这样大的碗确实有些惊骇。我慢慢地吃面，慢慢地喝汤，竟然喝得只剩碗底那点汤了。妻子对肉夹馍也是赞不绝口，要我也尝尝。我撕了一块放进嘴里，馍香肉酥，风味独特。

从学校北门进去，问保安南洋书院怎么走？回答说，沿着左手边的林荫小道走到东南角就到了。学校绿树成荫，而且呈条块分布，纵横成行，像一个个巨大的棋盘，很是壮观。房屋不高，六七层多见，应验了一句话，大学，非大楼之谓也，大师之谓也。图书馆居中，有磅礴的气势。往前走，可见一个巨大的北斗七星形状的司南，立在广场中间的台座上。据说它的发明，对于人类的科学技术和文明的发展，起了无法估量的作用。

在一片梧桐树林的深处，找到了南洋书院。书院者，学生宿舍也。近距离观察一番后，又去了宪梓堂。这里是新生报到处。工作人员在做各种准备工作，一片忙碌景象。

回到旅馆后，妻子说走累了，不去兵马俑了。休息一会后，相约去北客站接孩子，孩子要晚上才抵西安。在百度地图上看好路线，很顺利地来到北客站。这里很少有坐的地方，只好在站内站外反反复复地走，累得走不动了，就席地而坐，看落日、房屋和来来往往的人流，眼里有风景，心里有遐思。孩子准点出站，看到我们很惊讶，说，不用接呀，西安城内的路线，我已搞清楚了呀。我回答说，不用接，但还是接，这是仪式感。人生的仪式感，有一回，就要体验一回。

我们西安人就是实在第三天。我们西安人就是实在！是送孩子上学的呀？家长们都买过我的肉饼吃，味道不错呢。

现在人不多，多的时候你没有看到哟。

这声音来自大学围墙外一个小铺面的胖胖的老板娘。她看起来很有亲和力。她边递出纸包边寒暄。铺面外挤满孩子和家長。

买了肉饼、煎饼和豆浆。环顾四周，没有桌子板凳。老板娘看出我的心思，笑着说：台阶下的穿堂有凳子，但你们这么多行李，搬上搬下很不方便喽。

我问：就放这里，安全吗？我有意去穿堂里吃。

安全倒是安全，她说，递给一位顾客肉饼，不过走下去太麻烦了，就坐在水泥牙子上吃吧。

她指着房子侧面，又笑容灿烂地补充说：坐在水泥牙子上吃，省事

我们西安人很实在。

吃完早餐，妻子在南洋书院外照看行李，我和孩子去报名，体检，安排宿舍，注册，花了好几个小时。然后，妻子帮孩子整理床铺、柜子、桌子，我则用扫码付款洗衣机洗衣服，还不时陪孩子去超市购物，脸盆、桶、凉席、晾衣杆、农夫山泉，总之是买买买，买齐孩子的必需品。

不知不觉就到了中午。我对孩子说，中餐就到学生餐厅去吃，不去外面吃了。孩子说好。餐厅叫梧桐苑，高端大气上档次，菜肴丰富，水陆毕陈。我点了一碗饸饹面。据说这种面条是用饸饹床子的圆眼压出来的。端上来看时，面条很粗，一个煎鸡蛋和几块牛肉覆于其上，爽眼，香气逸鼻，美味可口。

下午，孩子领了军训服。穿在身上，英姿飒爽。

西北有高楼，高楼重交通第四天。

妻子记满了给孩子带的或买的東西：风扇、台灯、插板、香皂盒、拖鞋等等，生怕拉下一样需要的物品。退房时还在想，是否有什么东西忘带了。

孩子早早起了床，在校门口等我们。在康桥苑吃早餐，煎饺蒸饺轮番上，吃得津津有味。吃完早餐，又说了一会儿话。我知道此刻，这个怀柔致远的城市就在我眼前，几个钟头后，这个历史与时代交织、梦想与现实激荡的城市，就只能萦绕在我的脑际了。

孩子走出校门口送我们，妻子帮我拍了我和孩子的合影。合完影，离别的时刻到了，我想让孩子进去了我们再走，就嘱咐他走进校门。他走几步回头看我们一下，渐渐地，孩子走出了我们的视线，融进了这座象牙塔的人群之中。有一句流行语叫做孩子走出了视线但走不出思念，用在这里真是太贴切了。

我对妻子说，以前，这座城市，在我心里只是个地理名词，遥不可及，现在似乎近在咫尺。妻子意味深长地说，孩子长大了，世界就变小了嘛。我说还有，受一首歌《我家就在黄土高坡》的影响，以为西北地区都是满眼黄土，草木不长，风一吹飞沙走石。实地一看，跟我們那里没有太大区别，照样是绿水青山云淡风轻。

一位名人说，这所城市的这所大学，就是西北的高楼。至于何以名为交通，那就是，天地交而万物通也，上下交而其志同也。在这个魅力无限的城市，在这座光华普照的高楼，孩子开始追求自己的梦想了。但愿孩子含英咀华，吸萃扬芬，不畏浮云遮望眼，不听穿林打叶声，坚守自己的诗和远方。



黄金睡莲 李陶 摄